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60 周年

記憶中的領航者

張昭鼎教授



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2025/12/31

目錄

序	2
緣起緣滅的旋風：廖俊臣與鄭建鴻對張昭鼎的深情緬懷	3
時代亂流中的默契：黃提源與張昭鼎的環保戰役	9
追憶恩師張昭鼎教授：沈祥榮博士的深情懷念與傳承	14
從一線之緣到終生感恩：劉如熹與張昭鼎的師徒情誼	18
台灣公害防治及民主政治發展中的張昭鼎教授	21
與科學巨人並肩：同事與友人眼中的張昭鼎教授	24

序

張昭鼎教授(1934 - 1993)是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第三屆的系主任，更是影響臺灣極為重大的科學家、教育家。

1934年生於屏東，1957年臺灣大學化學系畢業後，進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就讀。曾赴日本原子力研究所擔任研修員，之後獲宏博(Humboldt)獎學金，赴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Institut für Chemie)進修，並取得Mainz大學博士學位。1968年返清大任教，為臺灣無機化學研究先驅者。畢生致力於科學及教育的推廣，同時更以沉默而堅定的步伐，持續為台灣民主及社會運動的發展貢獻心力，直至1993年因氣喘宿疾復發逝世。

張昭鼎教授生前曾與好友李遠哲、何壽川夫婦、劉源俊等人討論如何經由基金會運作，大力改善台灣中小學的科學教育。為懷念逝去之至友，並盼能實現共同理想，在李遠哲院長的奔走下，1994年促成了「張昭鼎紀念基金會」的成立，匯聚張教授親友、學生及各方同道的力量，基金會數十年來持續在科學教育領域貢獻心力。

轉眼間張昭鼎教授已逝世逾32個年頭，當年一起拚搏的好友亦逐漸凋零。基金會有感於歲月的無情，特藉2025紀念音樂會活動，訪問到張教授當年的鄰居及親友，後續又聯絡到張教授的好同事：廖俊臣教授、鄭建鴻教授、黃提源教授及當年在張教授實驗室的學生沈祥榮及劉如熹，更找到和張教授一起參與公害防治部屬的鍾淑姬、曾綉雅等。

透過這些回憶與見證，我們得從不同於傳記的角度，再次認識張昭鼎教授其人其志；同時，也為那些與他一同為臺灣科學、教育與社會發展付出半生心力的人們，留下珍貴而真實的時代足跡。

陳貴賢

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陳貴賢撰於 2025.12.17



基金會創始人李遠哲(左)、張昭鼎(右二)



第11屆董事長陳貴賢博士於2025瑪莉居禮科學營開幕致詞

緣起緣滅的旋風：廖俊臣與鄭建鴻對張昭鼎的深情緬懷

受訪者：廖俊臣教授、鄭建鴻教授

撰稿者：翁裕庭先生



2025.09.25 訪問廖俊臣教授(左)、鄭建鴻教授(右)

緣起：科學之火，在清華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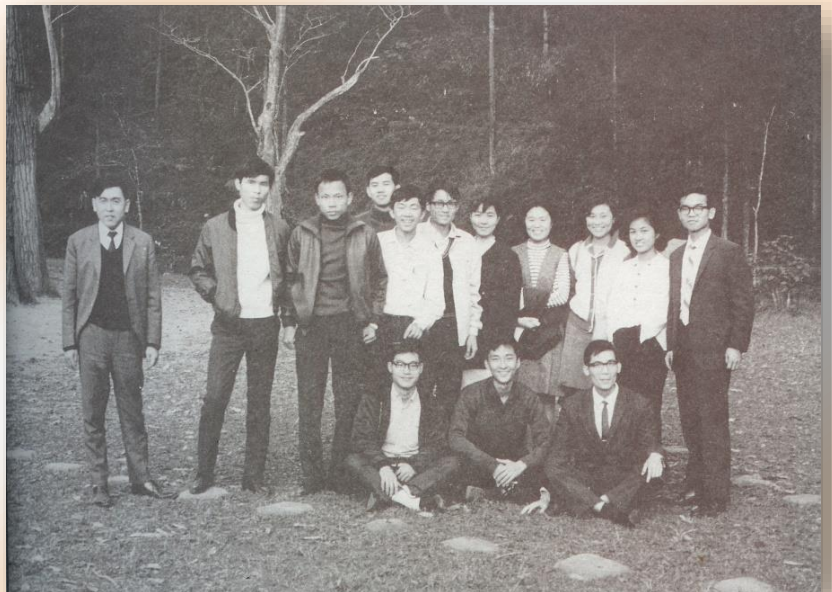
時間的河流淌過 1970 年代末期的台灣，那是一個科學的種子正待破土而出的時代。在中華民國的頂尖學府清華大學，一股強勁的學術旋風悄然捲起，它的核心，是剛從德國取得博士學位歸來的化學家——張昭鼎。

張昭鼎教授，以其獨特的熱情與奔放的生命力，不僅將德意志的嚴謹帶入了實驗室，更將「推廣科學的精神」與「用科學救國的理念」深植於心。他堅信，科學不僅是象牙塔裡的學問，更是改變國家命運的利器。

他的信念和行動力，不但改變了台灣的未來，也影響了許多人的命運。

好比鄭建鴻，一個原本喜歡物理、卻考上化學系、在 1967 年踏入清華校門的年輕學子，很快便感受到了這股熾熱的力量。張昭鼎於 1968 年到校任教，當時他與學生的年紀相差不過十來歲，如同大哥哥一般，師生之間的情誼份外親近。年輕的鄭建鴻修過張教授的分析化學與高等無機化學，對於這位老師的印象深刻且鮮明。由於張昭鼎的德文發音習慣，將氣體 gas 唸成「ㄍ一ㄚˇ、 ㄊ」，這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口音，為他贏得了一個私下傳頌的外號——「張 Gas」。而這份亦師亦友的關係，甚至延伸到課堂之外。鄭建鴻憶起多年前的往事，當年張教授曾親自參加過他們班上的畢業旅行，這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中，是多麼溫暖而罕見的舉動。也因為如此，有許多活動學生們都會找這位「大哥哥」參與。

張昭鼎的理念，不僅是對學術的熱愛，更是對學生的關懷。在鄭建鴻教授的回憶中，張昭鼎是一位良師益友，他慧眼獨具，能為學生指點迷津，告訴他們未來可以從事哪一種行業，就像有學生因而踏上了海洋化學的領域。



張昭鼎教授(左一)帶學生郊遊

另有一例，張昭鼎曾建議一位找不到工作的女研究生去台積電任職。在當年台積電尚未成為科技巨頭的年代，這個前瞻性的眼光，讓該位陳姓女學生在退休之後，積累了「不得了」的財富。像這般對學生所懷抱的責任感，一路貫穿了他忙碌的一生。

雙星的軌道：兩萬元的契約

如果說鄭建鴻代表著張昭鼎早年的啟蒙與熱情，那麼廖俊臣教授，則代表著張昭鼎在學術界打拼時最核心的夥伴與張力。

廖俊臣，這位建國中學畢業、考入臺大化學系的學子，因數學考得不甚理想，最終與第一志願臺大醫科失之交臂，幸而仍進入臺大化學系。他於 1975 年從日內瓦來到清華任教。那時候的清華，學術環境並不理想，廖俊臣從歐洲實驗室回國，面對研究環境的匱乏感到失望。他記得剛來清華大學時，分配到的辦公室一邊是王松茂教授，另一邊是張昭鼎教授，但是他沒有自己的實驗室，而且系上的經費早已分光。廖俊臣感到苦惱之際，張昭鼎好心地對他說：「錢的事情沒辦法，但是我的帳上可以让你報兩萬塊錢。」這筆看似隨口承諾的兩萬塊，卻成為廖俊臣人生中一個漫長而有趣的契約。如今他常帶著一絲自嘲的幽默口吻說：「拿他兩萬塊錢，我必須當張昭鼎紀念基金會的董事長當了二十幾年，從第一屆當到第九屆啊。」當年那段有如義氣甘肅的承諾，開啟了兩位化學家長達數十年的深刻羈絆。

關於這對夥伴的關係，廖俊臣形容他們是「好朋友跟好同事」。對張昭鼎的第一印象呢？哇，張教授是個大忙人啊，回來清華就教教書，跟學生討論功課，當年有另一個工作是桃園的核能研究所；後來 1982 年還要跑台北籌備中研院的原分所。廖俊臣坦承，他眼中的張昭鼎簡直忙翻了，而且這個人實在厲害，交遊廣闊，各路人馬全都認識。然

而，人紅難免會遭忌妒，張昭鼎身陷清華內鬥，有人還向執政黨打他的小報告，據說調查局擁有他厚厚一疊的檔案；即便如此，廖俊臣聲明他從未聽過張教授說人家壞話，一句都沒有，由此可見是個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



2025.09.25 翁裕庭先生(右)於基金會辦公室訪問廖俊臣教授(左)及鄭建鴻教授(中)

衝突與幽默：大而化之與嚴謹的對照

儘管工作超忙，但學生都很喜歡張昭鼎，有困難都會找他。廖俊臣半開玩笑地說：「他分數打得比我寬鬆，我給分數較嚴，有廖大刀的稱號。」這對搭檔，在行事風格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廖俊臣教授極其重視禮儀與外表，穿著力求整齊，他曾在歐洲看到同事穿短褲上班，認為那是「沒有什麼文化的人」才會做的事情。張昭鼎恰恰相反，他的外表有點不修邊幅，很少打領帶、很少穿西裝，甚至有時候是穿短褲加皮鞋，顯得十

分隨興。最讓教廖俊臣不敢恭維的是他的辦公室，可用「亂七八糟」四個字來形容；書本、文件、手稿堆滿了桌面，但奇妙的是，他總是有辦法在雜亂中找到他所要的東西，這正是他的「亂中有序」。面對這樣一位有點「大而化之」的同事，廖俊臣總是忍不住調侃他：「張昭鼎啊，你需要廖俊臣來幫你顧腳目嗎？」這份戲謔的幽默，構築了他們在嚴肅學術之外的互動基調。

張昭鼎在募款時，帶著一種「強迫性」和「機動性」的特質。廖俊臣這位「很窮的教授」，屢屢成為他「強迫募款」的對象。張昭鼎甚至替廖俊臣做主，讓他捐款給「台大校友會館」，等廖俊臣簽完名，人事室便每個月從他的薪水中扣款一千塊，他本人根本沒有拒絕的權利。廖俊臣苦笑著說：「我能說NO嗎？」

廖俊臣眯著眼睛，思緒彷彿回到過去，他打趣地說：「當年看到張老師，最好裝作沒看到，因為他一看見你，可能覺得最近和你寒暄過兩次，可以找你樂捐了。」張昭鼎募款的對象何其多，背後的動機都是為了推廣科學知識。他非常重視台灣的科普教育，甚至擔任了《科學月刊》的董事長。為了提升國內中學生與大一生的科學水平，這本雜誌要做到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要實現如此崇高的理想，結果就是極其燒錢。所以當年張昭鼎也曾跟廖俊臣說：「幫忙一下，想辦法去募個款。」廖俊臣直言，當年他真的沒想到這本刊物的財務狀況很拮据。他捫心自問，「我沒像張昭鼎名氣那麼大，哪有辦法募款？」最後只好把腦筋動到自己最年長的連襟身上。始料未及的是，若干年後，四處募款反而成了廖俊臣的日常事務之一。



科學月刊創刊二十周年紀念餐會
(張昭鼎教授:前排右五)

旋風的擴張：學術、社會與政治的橋樑

在鄭建鴻和廖俊臣眼中，張昭鼎教授的忙碌，源於他對社會全方位的投入。他不是那種只在實驗室裡精進技藝的學者，而是將科學的影響力推向社會各個角落的實踐家。在清華化學系內，他扮演著奠基者的角色，努力改善清華的研究環境，即便沒有臺大化學中心那樣的經費，但他透過捐贈和募款成立了化學系的圖書館——陳可忠圖書館——由此可見，他並不居功、從不沽名釣譽。此外，張昭鼎鼓勵年輕教授以私人名義訂購期刊，然後拿到化學系給大家閱讀，再轉贈給圖書館，為今日的系圖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張昭鼎為了激勵同事們之間的競爭與成長，他將教授們已發表的著作展示在系上喝咖啡的地方。回想起這件事，廖俊臣坦言「確實營造出『壓力很大』的學術氛圍，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讀到你的著作。」

張昭鼎的交遊廣闊，使他成為一股跨越藩籬的社會動力。他的環保意識很強，當年整個清華校園都能聞到氨的味道，所以當新竹地區對污染來源的李長榮化工廠展開抗議活動時，他的參與和呼籲，正是他社會關懷的體現，打破了知識分子「自掃門前雪」的陋習。廖俊臣表示，那時候得知張昭鼎站上街頭，對李長榮化工廠造成的環境汙染表達抗議，當下他感到驚訝，為何所有重要議題都有他一份？廖俊臣接著自嘲：「當年我在清華只做一件事，就是專心做研究和教書。」難怪驚訝之餘，他也深感欽佩。

廖俊臣還記得一事。早年在新竹圓環那邊，有家診所叫做宏恩醫院，廖俊臣表示他不曾去那裡看診，可是張昭鼎叫他有空去走走。去那裡幹嘛？廖俊臣滿心納悶，後來才知道原來那間醫院是當時黨外人士聚集的場所，也進而了解當年張昭鼎扮演了執政黨與黨外人士之間協調者的角色：他與早年的黨外人士如尤清、盧修一等人有所往來，週末常在新竹圓環的宏恩醫院聚會。最令廖俊臣意外的是他與執政黨高層的關係。在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時期，張昭鼎便開始與他建立關係，後來還成為他的科技顧問。廖俊臣親眼見證了張昭鼎購買最新的高溫超導體日文書給李登輝閱讀，促使李登輝指示國科會要培育相關人才。而最傳奇的一頁發生 1986 那年，張教授介紹李遠哲給李登輝認識，說這個人有機會拿諾貝爾獎。廖俊臣笑著補充，當年八月介紹，十月就宣布得獎了，你說張昭鼎是不是神算子？一張二李這三人日後發展出功能互補的「三位一體」。到了 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期間，張昭鼎擔任溝通的橋樑，在學生代表和總統之間傳達雙方意見，消弭某些爭端，促使整個事件和平落幕。總括來說，廖俊臣深刻地體會到，張昭鼎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史做出了適當的貢獻。



2024 年張昭鼎教授紀念特展
清大圖書館特藏科學月刊文集

緣滅：菩提樹下的輓歌

然而，這位充滿熱情、永遠忙碌的旋風，卻被身體的脆弱所困。張昭鼎教授長年慢跑，而且風雨無阻，這份毅力卻也造成了他氣喘的問題。他曾輕描淡寫地對鄭建鴻說，「過敏和氣喘只是小毛病，不會怎麼樣。」但是命運的齒輪，往往在最不經意的時候，發出了無情的聲響。在 1993 年四月的一個夜晚，張昭鼎的弟弟楊末雄打電話給時任系主任的鄭建鴻，告知張昭鼎已經過世的噩耗。那一年，張昭鼎只有 59 歲。這突如其來的訊息，讓廖俊臣與鄭建鴻都感到震驚與不捨。消息傳開來，眾人皆感錯愕，張教授就這樣因為氣喘發作而不幸英年早逝。這場意外，使這位在學術、政治與社會領域奔波不休的鬥士，於人生旅途上驟然落幕。

張昭鼎的逝世，並非故事的終結，而是精神的延續。他的理念，透過「張昭鼎紀念基金會」持續運作。而廖俊臣為了那筆「可報帳的兩萬塊錢」與李遠哲的請託，擔任了二十多年基金會的董事長。前兩年的營運堪稱順利，但很快就面對沒錢的窘態。廖俊臣心想，我這個董事長總得想想辦法啊，於是他透過他清華畢業的外甥去跟傑出校友募款，畢竟這些校友在各家公司擔任董事長、總經理等高階主管。除此之外，廖俊臣和基金會的董事、顧問都相談甚歡，閒聊之時若得知對方今年生意做得不錯，他會試探地說：

「你既然賺了一億，那給我廖俊臣一百萬怎麼樣？不然五十萬、三十萬也行……」自從為了基金會賣命，廖俊臣開始去跟人家磕頭要錢，這時他才體會到募款的難處與辛酸。

為了延續張昭鼎「推廣科學」的理念，廖俊臣透過基金會舉辦了居禮夫人化學營（現已改名為瑪麗居禮科學營）等活動，並利用李遠哲的「招牌」在社會上募款，以實踐張昭鼎的科學普及精神。儘管辦活動所費不貲，廖俊臣卻堅持不收學員一分錢，他認為應該要讓社會上的有錢人，多擔起一些社會責任。此外，廖俊臣提議每年邀請一、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來台演講，他調皮地說：「我寫信去邀請哪有用，一定得打出李遠哲這張牌啊。」他卸任後，鄭建鴻教授也接手董事長的重擔，繼續承擔這份沉甸甸的責任。而即將在114年11月舉辦的「生物科技研習營」，可供報名的數百個名額迅速秒殺，可見盛況空前，由此可證三十多年來，基金會始終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兩位摯友與夥伴，仍然延續著張昭鼎的生命軌跡，讓這份旋風的餘波，持續在台灣社會迴盪。廖俊臣回憶道，每當在基金會推動事務、卻碰到瓶頸或阻礙時，總會憶起張昭鼎唱起他最愛的德國民謠《菩提樹》。想到故友開朗的身影、超嗨的嗓音，他彷彿瞬間充飽了電，然後帶著豐沛的能量繼續奮戰下去。



尾聲：永恆的問候

2025 瑪麗居禮科學營

廖俊臣，這位與張昭鼎相差七、八歲、出生背景也南轅北轍的夥伴，在回憶這位「大忙人」時，沒有政治的批判，沒有學術的爭議，只剩下一份深沉的懷念。他知道張昭鼎永遠都停不下來，無論是為了清華的圖書館、為了黨外精英的聚會、為了籌備中研院的原分所、為了推廣科技新知，還是為了支持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他總是在奔波。

鄭建鴻，這位被「張Gas」親自帶領走過青春歲月的學生，早已從教授變成了基金會的掌舵人，也接下這份對恩師精神的傳承。如同當年還在念書做研究的時候，張昭鼎時常叫鄭建鴻去幫忙，他們每個禮拜有個 group meeting，鄭建鴻還記得自己有重複張教授的工作，也就是用他的金屬來做有機反應。回想起這段在實驗室探究真理的過往，鄭建鴻不禁感慨萬千……他們在人生中交會的緣分居然如此短暫……

如果，在科學浪漫的想像中，時光能夠交錯，讓廖俊臣與鄭建鴻有機會在另一個時空或平行宇宙中，再次見到張昭鼎教授。他們想問的，並非學術的成就，也不是未盡的政治抱負，而是那個最簡單、也最能夠概括張昭鼎一生的問題。鄭建鴻只想跟張昭鼎說：「老師，還好嗎？身體還行嗎？要保重啊！」廖俊臣卻淡淡地說，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他會像當年一樣，帶著一絲無奈又親暱的口吻，道出那句永恆的疑問：

「啊你還在忙什麼？」

這句話，飽含著對一位逝去友人的深切關懷、對一份終身奉獻的讚嘆，以及對那個再也無法回來的時代的感傷。忙碌是張昭鼎的光芒，也是他的人生註腳。當清華的微風再次拂過，彷彿還能聽見他開朗的笑聲，以及他那帶著濃重德文腔調的歌聲——一首關於菩提樹下、永不疲倦的德國民謠，迴盪在悠遠的時空之中。

撰稿者：翁裕庭

台北人，男性，筆名黃羅或狄芬奇，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大傳研究所畢業，視電影、電視劇集和類型小說為營養品，讀過的推理作品數以千計，從事的工作幾乎都與推理相關，包括行銷、編輯、撰稿、翻譯、審書、推理網站版主等。曾擔任推理文學獎評審，出版過介紹名作家與名偵探的推理專書（電子書），目前在創作之路上獨自前行。著有青少年推理小說《尋找被詛咒的彩畫》、《尋找傳說中的奇人》、《少年一推理事件簿》，合著有《動物星球偵探事件簿》、《動物星球偵探事件簿 2：推理要在放學後》，另有譯作十餘本。



時代亂流中的默契：黃提源與張昭鼎的環保戰役

受訪者：黃提源教授

撰稿者：翁裕庭先生



2025.09.25 訪問黃提源教授(右)與妻子(左)

心跳的預言與山徑的初識

在清華大學的歷史長廊中，張昭鼎教授是一位如旋風般呼嘯而過的人物，他的生命熾熱且充滿正能量。然而，在與命運奮戰的人生道路上，若論及有誰和張昭鼎一同體現了無懼的理想主義與對抗巨獸的勇氣，那就非他的摯友黃提源教授莫屬。



1987年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某次理監事會後留影

(由左至右)黃提源、柯建銘、張昭鼎、蔡仁堅、林聖哲、蘇家輝。

黃提源，一九三九年生於臺南，人生底色是清貧與掙扎。因父親欠債，早年全家過著流浪的貧困生活，黃提源曾在陶瓷廠、餐廳打工，甚至幫助父親在臺北街頭拉三輪車。他憑藉著超人的毅力，從大學到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不僅未向家裡索取一毛錢，反倒寄錢貼補家用。他的生命，從一開始便註定要走上一條充滿抗爭與孤獨的道路。

這份宿命般的掙扎，早在黃提源出生之際便埋下伏筆。醫生曾斷言，這個孩子活不了多久，因為他的心臟有著先天性的缺陷——中隔缺損和心律不整。血液在心房之間亂流、拍打，發出不該有的「噪音」：碰碰碰碰碰……這股噪音，猶如體內永不停止的鼓點，違背了醫學的常規，卻奇蹟般地支撐著他的生命。黃提源的心臟，以一種非正常、卻極為有力的節奏跳動著，彷彿是某種隱喻，預示著他將來要幹大事，挺身去對抗那些遠比自身強大百倍的巨獸。

若問怕不怕？會不會擔憂心臟突然停止跳動……黃提源霸氣地說，「我才不怕，我不會有問題的！」就是這顆跳動著反叛節奏的心臟，於一九六三年將黃提源帶到了清華大學。當時的清華規模極小，是北京清華大學在臺復校，住校學生不到十人。黃提源是第二屆數學研究所的學生，而張昭鼎這位比他年長五歲、於一九六一年回到清華擔任原子科學研究所講師的化學家，也身處這座山中小校。

兩人最初只是點頭之交。清大校園人煙稀少，張昭鼎與黃提源兩個不同領域的人，一個是講師，一個是學生，卻經常在梅校長的寓所附近相遇。張昭鼎會去鞠躬，黃提源也在那邊走動，他們「經常遇到，常常打招呼」。當時黃提源對張昭鼎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沒料到這位也是在艱困中打拼長大、與自己僅是「點頭之交」的師長，後來竟成了理念一致的「革命夥伴」。

四層連結與歡喜口頭禪

張昭鼎與黃提源的情誼，之所以能從偶然的相遇走向緊密合作，源於兩人之間難得的共同理念和相似的生活習慣，構築了至少四個層次的深厚連結：

第一層，體能的愛好。張昭鼎熱愛運動，喜歡跑步和走山路，黃提源是短跑健將，不時會去山徑走走。他們並未事先講好，卻經常在山徑上相遇，隨後發展成週末固定的「山徑慢跑之約」。他們會約在三坡界碰頭，黃提源每週陪他跑兩、三次。由於體重稍重的關係，張昭鼎對自身健康極為重視，幾乎是風雨無阻地天天跑山路，甚至一跑就是三個小時。這份山中慢跑的默契，是他們倆最初的盟約。

第二層，休閒的歡聚。兩人都愛喝點小酒、喜歡唱歌。他們的非正式聚會，多半在已故的新竹市宏恩醫院老闆家中。這位老闆熱衷於邀請學術界朋友餐敘，大家在酒酣耳熱之際，會聊天、唱歌、吹吹牛。張昭鼎精通日文，與醫院老闆、化工系李教授組成了小型合唱團，他們唱和聲、唱日本歌，氣氛豪爽熱絡。張昭鼎的口頭禪是日文的「康派」（意指要喝光），以及那句充滿樂觀力量的「歡喜、歡喜」。黃提源私下揣測，這句話似乎是張教授在不如意或無可奈何之時，用來自我安慰的簡單話語，暗示著應以歡喜的心情來克服困難。



張昭鼎教授全家福

第三層，家庭的聯繫。張昭鼎與黃提源各有一個孩子是在同一年出生，使得兩個家庭的互動頻繁、經常聯繫，孩子們因而感情深厚，猶如兄弟姐妹。黃提源甚至早在張昭鼎留學德國之時，便認識了張太太洪麗媽，這種多層次的關係，讓他們成為密不可分的好朋友。

第四層，共同的理念。兩人的學術領域雖差異很大，但對於社會改革與進步的理想卻高度契合。他們之間無話不談，從喝酒到國家大事，都可以在山路上、餐敘間隨意聊起。這份私下的溝通，為日後的「戰役」奠定了基礎。

反核先鋒與幕後軍師

張昭鼎與黃提源的情誼，終於在反污染與對抗化工廠巨獸的戰場上得到了昇華。黃提源就像一位現代的唐吉軻德，以單純的信念，向發出惡臭的龐大「怪物」發起挑戰、敲起了戰鼓，而張昭鼎則是那位提供實質建議、卻又保持適當距離的幕後軍師。

民主化運動的種子，在兩人身上萌芽的情況極為相似：他們都是在異國承受了街頭運動的洗禮。張昭鼎於一九六〇年去日本當研究員的時候，在東京看到大批市民上街反政府遊行而深感震撼，啟發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注與省思；有趣的是，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黃提源到英國倫敦做研究，正逢美國三哩島核電廠事故，英國人上街大遊行反對柴契爾夫人興建核電廠。黃提源有如當頭棒喝，反思臺灣已有三座核電廠，政府卻刻意隱瞞核電的潛在危險。然而，黃提源的專業是統計學，這迫使他在投入反核運動時，必須仰賴專業知識的補給，於是張昭鼎便成為他隨時請教的專家顧問，為黃提源的發言與文章提供扎實的科學基礎，使得黃提源的撰文皆有所本。

促使他們合作公開化的契機，是一九八六年的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事件。當時，這座化工廠長期排放惡臭廢氣，嚴重影響清大宿舍周邊水源里的居民健康。黃提源還記得當時自己正好輪值為院長，但此院非彼院，其實是宿舍北院的院長，實為宿舍的「樓長」。既然身為反核先鋒，又因地利之便，他更有理由代表發聲，與當地居民一同抗議。在這場長達一年多、四百多天的抗爭中，黃提源扮演了衝鋒陷陣的唐吉軻德。他開了第一槍，跳出來批判李長榮化工廠製造污染，完全不按照環保程序走。張昭鼎則發揮了幕後指導者的關鍵作用，分析各種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影響，為黃提源的抗爭活動提供具體有力的化學證據。

這場抗爭愈演愈烈，民眾在半夜用水泥堵死工廠大門，斷它生產線，日夜都有人輪值偵伺；張昭鼎、黃提源；李昭仁三位教授輪流站上水源里靈安宮前的台階，發表抗議李長榮化學公害的演講。最終在清大、交大等三百五十五位教授的連署支持下，李長榮化工廠被迫關廠，汙染問題終獲解決。這是臺灣環保史上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回憶起這段往事，黃提源雙眼炯炯有神，似乎證明了理念與勇氣的力量可以擊退巨獸而感到自豪。隨後他們更共同發起了「清大教授聯誼會」，由張昭鼎任會長，黃提源任總幹事，爭取「教授治校、大學自主」的理念，監督校內公共事務。一九九〇那年，清大校園內擬興建一座新的研究用反應器，黃提源再次開了第一槍提出反對，而張昭鼎在後面給予支持，促使校園內最終沒有再增設研究用反應器。這份在體制內外的奮鬥與合作，使得他們的友誼在共同對抗巨獸的戰場上，昇華到了最高境界。

這兩人之間的無話不談，於一九九二年黃提源決定參選立委時獲得了驗證。那時候張昭鼎並未勸阻，卻有明說「不可能啦，你不可能選得上。」他沒有打哈哈敷衍了事，也沒說你去選啊，說不定會選上這種不負責的話；張昭鼎選擇真心相對，以肺腑之言將他的判斷明確告知。最終黃提源果然敗選，由此可證張昭鼎是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莫逆之交。



1992 黃提源教授(左二)參選新竹市立委邀友人討論

旋風驟止與九十歲的邀約

這份充滿熱血的友誼，卻在最興盛之時遭遇了無情的驟止。張昭鼎這位全方位、充滿活力的學者，精通多國語言，曾於一九七〇年獲頒「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的榮耀，卻始終是一位停不下來的「大忙人」。儘管熱愛跑步，但體內的遺傳性氣喘，成了生命中最大的隱患。

黃提源知道他有氣喘，但他那強健的體魄與長年的山路奔跑，讓黃提源始終相信老友「身體是沒問題的」。然而一九九三年，張昭鼎因氣喘發作而不幸離世。這位積極入世、為社會公義奮鬥的學者，在五十九歲時意外驟逝。黃提源聞訊時，當下出現了短暫的心神恍惚不定現象，震驚到難以置信：「怎麼可能？」彷彿就連他的心臟也難以承受這個打擊：這位臺灣社會的寶貴人才，居然就此殞落！

張昭鼎的離世，給黃提源留下了永遠的遺憾。而黃提源自己，那位擁有不安定心臟的唐吉軻德，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他體內那顆中隔缺損的心臟，發出的「噪音」至今依然存在，但他始終沒有倒下。醫生曾建議他開刀補洞，但是他斷然拒絕，選擇與這份天生的「噪音」共存。而這股碰碰碰顫動不已的噪音，似乎早已融入他的血脈，成為他大無畏的象徵。

如今，黃提源年近九十，已屆耄耋之歲，他回顧與張昭鼎相識近三十年的交情：這份友誼跨越了學術領域、政治派系，純粹地建立在共同的理念與豪爽的歡聚之上。如果時光能夠穿越，讓黃提源得以再見到張昭鼎，他會跟這位老友說什麼？黃提源的回答，

沒有沉重的哲思，只有老友之間最真摯、最體貼的默契。他會帶著那份久違的豪邁，發出一個永恆的邀約：

「趕快！我們再去爬山！」

這句話，是對張昭鼎這位「大忙人」最深情的致敬，是對他那份永不停歇、奔騰向前的生命力，最具詩意的緬懷。那位永遠在路上、永遠在忙碌的張昭鼎，或許唯有在連綿的山徑上，才能真正獲得片刻的安寧與「歡喜」。黃提源的心臟，如今依舊發出不規則的噪音，但這股噪音，已經不再是醫學上的怪例，而是他如勇者般永不停止的鬥志。在歲月的沉澱下，它與張昭鼎教授那句「歡喜、歡喜」的口頭禪，一同化作一首無聲的輓歌，迴盪在清華的山徑與臺灣的歷史深處。斯人已逝，勇者的肉身或許會凋零，但他們極力捍衛的理想與情誼，將會以最純粹、最激昂的節奏，在歷史的長廊中永世迴響，見證著這場永遠未完的理想戰役。



2025.09.25 翁裕庭先生(右)於基金會辦公室訪問黃提源教授(中)及黃夫人(左)

追憶恩師張昭鼎教授：沈祥榮博士的深情懷念與傳承



1992年沈祥榮任清華大學材料科學中心客座副研究員
於清大圖書館前與夫人合影

受訪者：沈祥榮博士
撰稿者：沈祥榮博士、吳秀英副執行長

情感真摯的訪談：四十年師恩難忘

透過台大化學系劉如熹特聘教授的引介，我們有幸訪問到張昭鼎教授（恩師）實驗室的「大師兄」沈祥榮博士。這次訪談令人印象尤為深刻，特別是當我們問到：「您最想對老師說的一句話是什麼？」時，沈博士竟瞬間激動哽咽，淚水奪眶而出。這份真摯的情感，跨越了近四十年光陰，深刻體現了恩師對學生的深切關懷與影響，至今仍讓學生無法忘懷。

基金會創立：傳承恩師的科學熱忱

在企業界人士與恩師的學生的慷慨捐助下，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得以順利開辦。

成立之初：基金會辦公室原設於清華大學材料中心，這也是沈博士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地點。當時的五六位工作人員，全部由恩師的同事或學生組成，包括擔任董事長的廖俊臣教授、執行長的張敏超先生（也是恩師的學生）。眾人皆是義務幫忙，讓基金會得以順利運作，沈博士則負責財務管理，連他的夫人也加入擔任專職秘書。

財源與啟動：基金會初期主要仰賴永豐餘的何壽川董事長、宏益纖維的陳宏正董事、以及大亞電線電纜的沈氏家族（恩師夫人的親戚）等捐款，經費相當充裕。基金會啟動的第一個活動，便是前往國中辦理演講，並補助當時的「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舉辦兒童科學營。

遺憾與轉向：從這些經驗中，沈博士和恩師的學生深刻感受到台灣偏鄉教育的不足，因此自2017年開始推動偏鄉科普教育，帶小朋友動手做實驗。可惜的是，由於法規限制，2021年以後，此計畫最終被迫轉由遠哲基金會經費贊助。



第二十三屆(民國91年)兒童科學研習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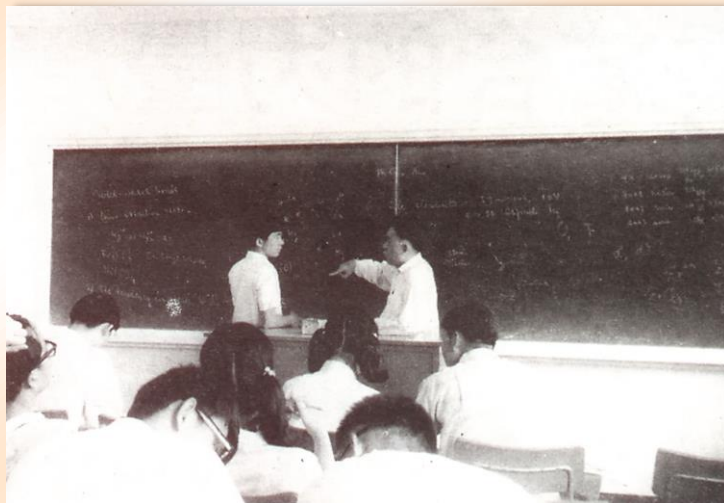
九年相伴：恩師如父的無形付出

沈博士於198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在大學指導教授施正雄老師（恩師的研究生）的推薦下，來到清華與恩師一同做研究。沈博士是恩師五十歲時所收的研究生，從碩士班兩年、博士班四年半，到後來在清華大學材料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七年，他與恩師相處的時間超過九年，可說是待在實驗室最久的學生。

沈博士分享了三個小故事，讓我們看見恩師默默地、無形中關愛與幫助學生的深情：

1. **生活關懷**：碩士班第一年，恩師主動關心學生生活是否過得去。隨後，他向中國石油公司申請計畫，讓沈博士除了學校補助的2000元外，還能多領取中油計畫的2000元兼任助理費。1984年研究生的每月的生活費約3000~4000台幣，這份額外的收入，大大減輕了沈博士的生活負擔。恩師也用同樣的方式，安排其他師弟在中研院原分所擔任兼任助理，管理實驗室的化學品。
2. **前程規劃**：1991年，傳聞大學新聘教師將從助理教授起聘。恩師擔憂沈博士已是博士後研究員，會因此條款被迫從助理教授重新開始，於是立即推薦他到新竹教育大學兼課，助他儘快取得副教授資格。
3. **默默支持**：1992年，沈博士申請美國AT&T Bell Lab的博士後研究。在收件截止的最後一天，恩師開著原分所的紅色汽車，從台北趕到清大化學系。他遞給沈博士一封信，只說了一句：「這是你的推薦函」，隨後便轉身開車回台北。這一幕，縱使三十年過去，仍經常出現在沈博士的腦海中。

這些細微卻充滿力量的行動，讓學生們明白：恩師是將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照顧，學生的事就是老師的事。這份愛，是來自恩師內心深處，永遠是默默、無聲無息的關懷。



張昭鼎教授於課堂上指導學生

卓越眼光：科學教育與民主實踐的推手

恩師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大學教授，更是一位科普教育的積極推手。

推動科普：恩師經常安排新竹女中的學生在週六到清華化學系學習。研究生們需要

帶領高中生參觀實驗室，介紹研究題目與設備，讓高中生能儘早接觸科學。

身體力行：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學運」期間，這位平日忙碌到難見人影的老師，竟然也參與了學運，在中正紀念堂靜坐。他告訴學生「你們在實驗室好好做研究，我去靜坐支持民主運動」。恩師的人文關懷不是空談，而是真正的身體力行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

嚴謹與開放：德國「放牛制」的教學哲學

恩師對學問的高敏感度令人難以想像。1987年學術界吹起「高溫超導體」的熱潮，恩師的實驗室隔年便開始研究，在五年內發表了近五十篇相關論文。恩師擁有長遠的眼光與魄力，全力支持研究題目的重大轉向，即使這涉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以及購置先進儀器。

訓練哲學：恩師對學生的訓練與管理採取了德國的「放牛制」。這並非指成績不好的學生，而是要求學生高度自律。研究題目確定後，研究生必須自己負責撰寫研究計畫，最後由大師兄沈博士總彙整，統一申請經費。

平日，學生找不到老師，老師也不會主動找學生。每週二晚上是Lab Meeting時間，老師會聽取學生的進度報告。若有問題，學生需預約星期日早上與老師討論。

這種「放牛制」看似放任，實則培養了多名大學教授及企業界高階主管。

實用導向：恩師做研究時，常從工業實用的角度思考，總說：「科學研究要思考如何讓產業界也能使用？如何提高其實用性？」實驗室的學生會深入研究如何從「理論研究」到「小批量生產」。

「工友」的笑話：恩師的隨和與隨性，以及他穿著短褲汗衫進實驗室的形象，甚至曾引發有趣的誤會。一位初來乍到的女研究生，誤將穿汗衫的老師當成「工友」，引得全體學生笑成一團。

最終的懷念：亂度中的秩序

沈博士回憶道，恩師在清華大學是跑步高手，身體非常好。1993年，常看到恩師背著小書包，來回奔波於中研院原分所與清大之間，忙著建立兩處的教學與實驗室研究。有一次，沈博士發現老師的小書包裡藏著一個氧氣鋼瓶，詢問時老師卻沒有回答。後來才知道，那是恩師在氣喘急性發作時用來緩解低血氧的救命神器。恩師始終不讓學生擔心。沈博士自責地說：「如果我那時可以雞婆一點，多提醒老師要多休息不要太勞累，或許憾事就不會那麼早發生。」

恩師的辦公室裡，論文與雜誌堆滿桌子，他總笑著說那是「最大亂度」（「最大亂度」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一個孤立系統的熵（亂度）會趨向增加，最終會達到一個



第五屆(2001)國中生科技與社會活動營
合照於苗栗縣泰安國中小

最大亂度的狀態)，然而恩師卻能在「亂中有序」中精準地找到他需要的書籍或論文。多年後，沈博士的書桌也趨向「最大亂度」，卻始終沒能學到恩師的這份精準。

沈博士最想說的一句話

訪談到最後，我問沈博士，您最想和老師說的一句話是何？沈博士開始激動，久久無法言語，帶著淚眼的說，我想對恩師說：

「老師，感謝您一路的照顧及提攜。我們這群學生，今天若有任何成就，都是您給我們的。如果當年沒有發生那個意外，台灣今天的科學界會有更大的成就。您是我們永遠的老師，我們會繼續傳遞您的理念，為提升台灣的科學教育而努力，尤其是到資源不足的偏鄉。我們將在自己的崗位上，為台灣的科學教育盡一份心力。」

後記：沈祥榮博士小檔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學士 1979/9-1983/6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 1984/9-1986/6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 1986/9-1991/1

撰稿者：吳秀英

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曾任國衛院主任秘書，現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副執行長。



從一線之緣到終生感恩：劉如熹與張昭鼎的師徒情誼

受訪者：劉如熹特聘教授

撰稿者：吳秀英副執行長



劉如熹教授攝於台大校園內

在張昭鼎紀念基金會陳貴賢董事長的引介下，於114年11月5日拜訪了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的劉如熹特聘教授（以下簡稱劉教授）。劉教授非常細心，親自準備了一份訪綱，詳細說明了他與張昭鼎教授（以下簡稱張教授）一生的深厚情緣。

有幸受楊末雄、張昭鼎兩位兄弟指導

1981年，劉如熹先生剛從東吳大學化學系畢業，隨後進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當時的指導教授是楊末雄教授。1982年，劉如熹在求學期間結婚，面臨經濟壓力，因此在取得碩士學位後，便進入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服國防役6年（當年稱為科技預官）。碩士班指導教授楊末雄（即張教授的親弟弟）鼓勵他繼續攻讀博士，並將他介紹給張昭鼎教授。這就是劉如熹與張教授結緣的開始。

恩師指點，兩度獲得博士學位

一切看似順利，但劉教授提到了一段波折：1986年，他以「一般生」身份考入清大化學系博士班，但工研院要求他只能以「在職進修」身份就讀。劉如熹只能求助於張教授，他聽後爽快地說：「沒關係，指導照舊，明年再考一次。」

次年，劉如熹如願以「在職進修」身份考上清大博士班，正式成為張教授的學生，並以「高溫超導粉體製程技術之建立與相變態之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題目。選擇這個題目，主要是因為當時高溫超導體是極為熱門的議題。這項研究旨在建立一系列化學方法，以合成細緻且均勻的氧化物高溫超導體（鈮-鋇-銅-氧及鈮-鈣-鋇-銅-氧）粉末，極具產業應用價值。由於張教授對稀土領域有深入研究，便同意他以此為題。

在此期間，劉教授共有 11 篇論文刊登於國際知名期刊，並獲得 3 件美國、3 件中華民國專利。對於一位博士生來說，這是極為難得的成就。這些成果，正是張教授憑藉多年的經驗，為學生指引方向，從而創造出意想不到的結果。

1989 年，劉如熹獲得工研院提供的公費，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化學系暨高溫超導中心」修習博士學位。當時，他尚未取得清大博士學位，也不願就此放棄機會，因此再次與張教授討論。張教授鼓勵他：「您可以在英國加強英文能力，且若能在劍橋大學也拿到博士學位，即代表清華的水準就是劍橋的水準。並他可以在劍橋期間，將已發表於國際期刊的 11 篇論文，以及美國和中華民國的 3 個專利整理成博士論文。」這番話促使劉如熹放心地前往英國留學。



參加賽跑的張昭鼎教授

超跑教授的溫暖與關懷

張教授是一位非常認真且熱衷於跑步運動的學者，曾是清華大學馬拉松賽的前三名選手。他與劉如熹約時間修改論文，通常都是在早上七點到老師辦公室，此時老師往往是剛跑完步，就立即衝回辦公室與學生討論。

張瑛芝（張教授的小女兒）回憶道，當年她還是國中生，只有劉如熹來家裡找父親時，師母會切水果給他吃，其他學生都沒有這個待遇。另外，劉如熹也是少數會在深夜打電話到家裡來與父親分享研究成果之學生，可見張教授當時一定告訴過師母，劉如熹是個用功的好學生，且因已婚，要特別拿好吃的東西款待他。

關心國事，與學生談論政治內幕

大家都知道張教授非常關心國家大事，支持並參與當年的學運及政治活動。

他常開玩笑地跟學生說：「我是政府（當年為國民黨執政）派來的臥底，來了解學生的想法。」這句玩笑話，其實代表了張教授是當年國民黨與黨外人士之間很好的溝通者。有一次，劉如熹晃到一個黨外競選活動演講現場，竟看到張教授和楊末雄教授就在人群之中，師生們會心一笑。

張教授每年會和學生聚餐一至兩次，學生們都非常喜歡參加。除了有吃有喝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師會和大家談論政治上的內幕，學生們都聽得目瞪口呆。

為科學教育募款，不忘提攜後進

張教授對學生的好，不只體現在教學上，還包括對學生的提攜。學生們常常搭乘老

師的便車，老師非常健談，車上有聊不完的話題。劉如熹記得有一次與老師討論完論文，老師開車載他上臺北，卻沒告知目的地。車子開到臺北科技大學，竟然是要去見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先生。張教授此行的目的是請李資政協助幫忙《科學月刊》的經費。這也印證了張瑛芝曾提及的，她父親的好友從前曾對她說：「您父親真的是募款高手，他今天遇見我，明天就拉我去科學月刊開會，接下來就是叫我捐款了！」

滿滿的感念恩師

為了感謝張教授當年的教導與提攜，劉教授在張昭鼎紀念基金會成立後，還經常幫忙到國中、國小進行演講。

劉教授有一次帶學生到中研院原分所（在臺大化學系館旁邊），借用張昭鼎紀念講堂開會。他對著學生們說：「師公在看你們，要好好讀書，好好表現。」這份對恩師的感念之情，可見一斑。



中研院原分所展示張昭鼎教授銅像

台灣公害防治及民主政治發展中的張昭鼎教授



鍾淑姬女士

受訪者:鍾淑姬女士

撰稿者:吳秀英副執行長

經由綠種籽人文實業有限公司曾綉雅執行長的介紹，114年10月13日有機會訪問到1987年曾經擔任「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執行秘書的鍾淑姬女士，當年協助張昭鼎教授（以下簡稱張教授）及黃提源教授處理新竹地區公害防治議題。這段訪問讓我們又有機會了解到張教授對台灣公害防治、政治議題的投入、更了解張教授對朋友可是肝膽相照，當年李登輝總統會直接打電話給張教授諮詢很多問題，張教授曾戲稱自己是「副總統」。

張教授是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極有影響力的人

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鍾淑姬，到剛成立不久的「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擔任執行秘書，近距離的接觸張教授，她說：在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中，最有影響力的人還是張教授。

1987年在台灣，只有「公害」二個字，還沒有出現「環保」這二個字，更沒有環保局這個單位，所有環境問題仍歸衛生局二科在處理。民眾覺得工廠進入我們的社區是件好事，因為可以創造就業機會，而反對工廠進入社區的人在當年還會被說成擋人財路的人。

當年「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的會址，位於新竹市中華路二段宏恩醫院旁邊（現今之國泰醫院），辦公室還是該院老闆黃燦錦先生撥了一間房間無償提供給協會辦公、開會使用。



張昭鼎教授於友人家聚會
左一黃提源、右四黃燦錦、右一張昭鼎

張教授提供化學專業知識，迫使李長榮化工遷出新竹

李長榮化工廠原是設於新竹市東區水源里，它的臭氣每到下午時段就會飄到清華大學，雖然清大的教授及居民們曾陳情到中央，但完全無效，清大教授們決定自力救濟，要求李長榮化工廠搬離新竹。淑姬特別提到，在那個戒嚴年代，街頭抗爭是會被抓起來的，但這次抗爭能夠成功，有二個重要因素，一是居民的堅持，另一個就是需要有重量級人物來支持，當年張教授就是這位重量級人物。

要求李長榮化工廠遷廠，是需要提出很多科學證據，包括檢出來污染物質之成份及

濃度是多少等數據，否則無法說服人。張教授憑著在化學方面的專業，提出的數據及說帖，往往讓政府啞口無言；同時張教授也拉他的好友——李遠哲院士進入協會，以壯大協會的影響力。另外，李登輝總統在政策擬定過程中，經常請益張教授，所以張教授常開玩笑說：「我是副總統。」

1986 年代台灣環保抗爭活動，最成功的二個例子是鹿港居民反對杜邦設廠事件及新竹反李長榮化工污染事件。前者是反對重大外商投資爭議事件，因而催生了環境保護局的設立；後者則被認為是台灣第一起大學教授參與，更是抗爭成功的首例。淑姬也提到當年新竹市東區有所謂的「臭三角」，分別就是李長榮化工、新竹化工和台肥五廠。而李長榮化工的當年的所在地，現今已是新竹的高級住宅區，若無當年清華大學教授及居民們的努力，今天新竹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

善於溝通、協調的張教授

最讓淑姬懷念的地方，除了教授們奮戰抗爭的努力，還有張教授積極風趣的一面。張教授知道淑姬學的是中文，因此常以實際案例的方式來說明給不懂化學的人聽。他最常舉的例子是德國魯爾工業區，如何由原來重工業中心成功轉型為文化大都會，他用最簡單的語言，讓大家都聽得懂。此外，協會的會刊若有缺稿，張教授就會主動的寫稿，推廣民眾對公害有正確的認識。淑姬在耳濡目染下，對化學有更深入的了解，後來也擔任了新竹市公害防治協會的理事長。



李遠哲院士(左) 與張昭鼎教授(右)

張教授其實是一位很風趣的人，他愛跑步，也經常和一群好友，包括李遠哲院士，一起到宏恩醫院黃經理位於山上的房子聚餐聊天，張教授一定會在那邊享受跑步的樂趣，當然也會聊到政治及選舉的議題。

張教授不加入黨派，卻支持黨外人士參選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張教授沒有加入民進黨，但他仍是痛恨威權體制的人，總是默默支持黨外人士。只要有黨外人士出來參選，張教授都會請淑姬以協會名義致贈花籃、花圈，但都是張教授個人出資的。

1992 年第二屆立委選舉，黃提源教授及柯建銘同時表達有參選之意，當時二人都是初次參選，也都是選舉的新鮮人。張教授知道，如果二人都參選會分散票源，因此必須整合出一個人才有勝算。柯建銘當時只

2024 年《新竹風》33 週年同學會活動海報
資料來源、版權所屬：見域工作室,活動網頁,2025.12.15 瀏覽(<https://shop.citilens.cc/pages/hsinchu-w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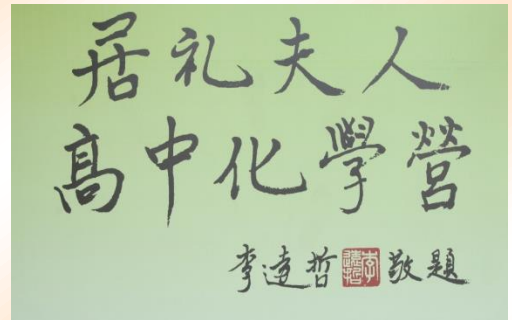
是一位開業的牙科醫師，知名度反而低於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及趕走李長榮的黃提源，張教授幾乎每日打電話給淑姬：「黃教授有表達辭意了嗎？」最後當他知道黃教授打死不退的堅持後，張教授反而提醒淑姬要好好幫忙黃教授，非常關心黃教授辦競選活動的日期，且總會親自參加以表支持。淑姬說：「這是我這輩子接到張教授電話最多的日子。」他總是沉默而真誠的支持好朋友。

1991年，一群關心新竹土地的熱血青年創辦了《新竹風》雜誌，希望透過書寫來推動地方發展，黃提源教授擔任社長，這本雜誌記錄了新竹的在地人文關懷，涵蓋環境、文化、歷史、性別、教育等議題。張教授當年也是默默的支持黃教授所做的事，雖然這本當年影響力不小的雜誌已停刊，但它的精神，例如地方書寫、社會運動，仍為新竹人所傳承。

張教授點子多，募款能力超強

當年環保團體普遍都缺經費，所以他們最常用的募款方式是辦音樂會兼義賣，當年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以義賣，張教授想就到一個方法，請毛筆字寫的很漂亮的李院士提字拿出來義賣。張教授可是親自拿著毛筆及墨寶到李院士家，李院士就題了「青山綠水、心曠神怡」的墨寶二幅，一幅賣出6萬元，另一幅淑姬說：「雖然沒有賣出去，但到底去了哪，已無可考。」而張教授更厲害的是，某次能請到胡茵夢來當音樂會主持人，那場音樂會也成功的讓台灣的環保團體運動更前進一步。

張教授是台灣無機化學界的始祖、也是早期參與街頭抗爭、公害防治的教授、更是協助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傳奇教授，他的英年早逝，對台灣教育、環保及政治都是一大損失。



2011年第一屆居禮營海報標題 李遠哲院士贈題

後記：鍾淑姬女士畢業於中央大學中文系，是臺灣早期的政治人物、環保運動推動者、台灣維新第一屆執行委員及第三屆國大代表。雖已經退休，但仍樂衷於社區事務，目前是樂齡教師，教拼布、唱民歌及樂理等。

與科學巨人並肩：同事與友人眼中的張昭鼎教授



2025 張昭鼎紀念音樂會活動合影

只要是當年和張昭鼎教授(以下簡稱張教授)同住清大東院宿舍之鄰居及張教授任職於清大化學系之同事，都知道張教授喜歡聽古典音樂，為感念張教授對音樂之喜好，「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辦「張昭鼎紀念音樂會」，早年的型式有去學校辦音樂會，也曾於112年租借大型演奏廳於基金會成立30週年時舉辦「張昭鼎紀念基金會三十週年紀念音樂會」，113年開始於清大水漾餐廳辦小型的音樂會，主要是邀請張教授當年的鄰居及同事一起來緬懷張教授對於古典音樂的熱愛，所以基金會特別於今年(114年)9月27日基金會舉辦「張昭鼎紀念音樂會」時，特別請張立奇先生(張昭鼎教授的兒子)、王偉華副研究員(中研院原子暨分子科學研究所)、及吳秀英(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副執行長)一起來訪問與會者，以下是受訪者之摘要：

一、鍾崇燾教授之回憶(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撰稿者：張立奇先生)

我和張鼎教授都是無機化學組，當我回國的時候，張昭教授和劉兆玄和我三人分在無機組，我們相處得非常好，我們指導了很多博士班學生。在一起做研究，上課排課都很愉快，教學研究服務也都非常順利。我們三人都很活潑好玩。我和張教授都很喜歡古典音樂，尤其都共同喜歡韋瓦第與莫札特的音樂，我們也常交換聆聽後之心得。

二、儲三陽教授之回憶(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榮譽教授)

(撰稿者：張立奇先生)

因為龍潭的中山科學院的圖書館有很多很多的期刊及圖書資料，很多都是清大圖書館沒有訂閱之資料，所以，我就常常搭張教授的便車去中山科學院，沿途兩人就聊天，有聊不完的話題也愈聊愈愉快，這是我最好的回憶之一，所以每年我都來參加紀念他的音樂會，我非常懷念我和張教授相處之情形。

三、黃提源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統計所榮譽教授)、黃提源教授夫人之回憶

(撰稿者：王偉華先生)

對張昭鼎教授很有印象的其中一事，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學運之後，整體情勢不穩定。為了恢復往來，張教授帶著一大團十多位清華的老師及眷屬到中國參訪。到北京時，進清華園座談，也見到梅校長夫人，儀態很好、談話親切，保養得宜，讓人印象深刻。行程中，我們去了北京各大景點，如天安門廣場、故宮，登長城看城牆起伏，也在頤和園繞昆明湖走一圈，大家一路邊看邊聊，氣氛踏實。之後到西安，看了秦始皇兵馬俑，近距離看



1990年兩岸清華學術交流訪問

後排左二：黃提源教授夫人；前排右一、右二：張昭鼎教授夫婦

那一排排士兵，很震撼，感覺這座城市把歷史和生活連在一起。短短兩周的時間，走訪了包括廣州等其他各大城市。整趟路上，簽證、對接和交通，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都是非常不容易事情，張教授把大小事安排得很妥當，順利完成一趟交流任務。回頭看，那一趟交流看到張教授沉穩、務實的一面，也相信只要有人願意走出去，對話就不會斷，交流不是要分輸贏，而是把事情講清楚，彼此多一分理解。

四、儲三陽教授夫人、黃光治教授夫人、黃提源教授夫人之回憶

(撰稿者：張立奇先生)

我們是與張教授的夫人有較多的接觸，張太太非常善良，也注重養生，每天早上都會去清大梅谷跳元極舞。我們的小孩都和立奇差不多大，讀一樣的學校，所以有很多共同的回憶。

五、曾綉雅之回憶(綠種籽人文實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撰稿者：吳秀英女士)

經由陳貴賢董事長之介紹，綠種籽人文實業有限公司執行長曾綉雅當天也來到音樂會現場。她是清大中語系畢業，也是台灣第一代參與環保抗爭的大學生，她說：她和張昭鼎教授輩份差很多，張教授從事李長榮化工的污染事件抗爭活動時，她只是在學的學生，張教授當時有持續關心環保運動，參與發起公害防治協會，以及《新竹風》雜誌，因此有幾次共同開會的經驗。當時他在大家心目中就是個大老級人物，每次開會，聽他侃侃而談，思敘清晰，溫文儒雅具大師風範，對當時還是學生的她，真是景仰，更是佩服的五體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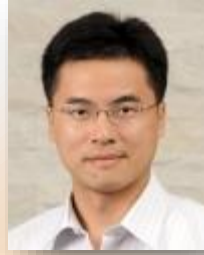
撰稿者：張立奇

張立奇，張昭鼎教授之子，三姊弟中的老么。
慕尼黑工業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師從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Robert Huber。畢業後累積多年 DNA 聚合酶研發經驗，現任泰坦分子生醫事業發展協理。



撰稿者：王偉華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物理所博士畢業，今為中研院原子暨分子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想知道更多與張昭鼎教授及基金會相關的故事，請參考基金會官網！

官網：<https://cctmf.org.tw/>

FB：<https://www.facebook.com/cctmf1994>